

避難香江十年（上）

陳廣沅

過江名士兩大問題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大陸上的朋友，避難香港者甚多，其中與我發生過關係者有杜鎮遠、林家樞、陳伯莊、侯家源、凌鴻勳（竹銘）、張蔭臣、王文山、虞魯伯、田定庵、曾養甫、余英傑、潘光迥、袁家麟、曾廣智、何墨林等，真是過江名士多於鮑，誠為一時之盛。大家分居香港九龍從事活動，而活動目標不外兩件大事：第一是謀生，第二是教育子女。大家初來港九時，腰囊中都有些積蓄，但坐吃山空，不能維持好幾久。王文山先生對小兒女們常說：「腰有千錢，每日一錢，能用好久？」子女教育問題，小學中學尚容易解決，要求入香港大學，內地學生之英文程度無法考取；但祇此一間，別無分鋪，為父母者真傷透腦筋！

移居香港後，先將長女蕓英，長子傳方，送入一間東方中學讀四年級，等他們畢業後，再設法出國。同時向母校伊利諾大學註冊部接洽，說明我是該校畢業生，擬將子女送來深造，問其手續如何？當收到復函及申請書兩份，囑填好寄還。得到東方中學畢業證書後，即將申請書寄去。

一個月後得復照准入學。第二件就是回中華民國外交部申請護照。那時國民政府已移臺灣，幸在澳門設有特派員辦事處，於是父子三人回到澳門，申請留美護照。囑先回香港將來護照直接寄港。兩星期後收到護照，大家歡喜。末了一關是美國領事館簽證，這一關最難過，有許多人等過一年尚未批准。我幸有好友道爾士 Dorrance 他代我向美領事說明我過去身份，以及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弄到了一兩個月後，方將簽證弄妥。然後乘飛機去美。兩個小孩子，大的女兒才十九歲，小的才十七歲，離家萬哩去讀書，實在捨不得，但當時情形險惡，共軍勢盛，英國兵無力抵抗。萬一共軍侵港，而我為親美派，曾為 GALT 高級職員，不被清算才怪！我被清算，我的子女決不會被釋放，所以此行並不是求學而且是逃命。那時母校中自命為中國學生之母的德瑞波太太 Mrs. Draper 尚健在，我就寫信托她代為照管。同時函請支加哥一位朋友屆時到火車站接他們，並送他們換火車去學校。他們到校時就打一電報回家說「安抵」。如此一件大事總算辦妥。我將一年費用滙存校址銀行，請每月交兩人各一百元，以維持生活，學費另繳。下課後他們每

星期更番寫家書一封，我則每星期回信一封。以為如此可以安心讀書，四年畢業後，再說了！誰知事有不如預測者。一九五一年春後兩人來信報告美國大學中，共黨份子活躍，到處找學生加入。繼而他們都要求回來，我大大緊張，再三囑安心向學，勿向課外活動，說得聲淚俱下。男的年紀小些，有點聽話了。女的聲言要回大陸，我竭力勸止，不得回信。一日接到傳方兒來信說：「姊姊已決定加入團體回大陸，我無法勸留！」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不得已等報上消息，幾時回港。後來南華早報消息說，留美中國男女學生一批乘某船於某日到港。將於上午幾時在尖沙咀碼頭登陸，直上火車駛往廣州。在尖沙咀時，不得與家人見面云云。屆時我到尖沙咀車站一探，原來車站上用繩索攔起，有大批警察站崗，不許進出。俄見大隊男女學生列隊前行。隊伍中我看見蕓英女與一女伴同行，并不旁視，所以我們并未算見了面！走完後，我看見凌鴻勳先生，他說受楊毅幫辦之託，來看看他的女兒回歸大陸的。他們也未見面！據說他們到了深圳廣州都大受歡迎。幾個月後大陸傳出消息，我的女兒寫了自白書，大罵其父親云云。兒子傳方總算讀完大學並

轉入東方布朗大學 Brown Univ. 得到機械博士。這是第一批讀大學的子女。

以後中學畢業的是二女掬英，再想走原路去美。美國領事對道崙士先生說：「等第一批的學生回港後再說。」幸彼時加拿大移民局放鬆可讓中國學生入境，那時友人楊千里先生的女兒與一僑生結婚住加京渥太華，就函託代為打聽那家大學好，她復函介紹渥太華大學，於是決定送二女掬英入渥太華大學並請楊曉天小姐照應。此為第二次遣送。為省錢起見，她乘威爾遜總統號去美國三藩市，再乘火車東去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她是九龍德貞女子高中畢業，她長於數理。到大學後專攻數學。三女蘭英次年在九龍馬利諾爾中學 Mary Knoll 畢業後，就步二女後塵也到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大學，她的英文好，在大學所修為英文與社會科學。她乘的是克利夫蘭總統號去美轉加。此為第三次遣送。每遣送一次家庭經濟就縮緊一次，但為他們的一生計，無論如何困難，我矢志要他們大學畢業取得獨立自由的資格。最後剩下一個傅正小兒。他到香港才上小學，畢業後考入培正中學，中學畢業時適培正加設大學，所以他在香港讀了大學課程，到一九五九年美國准我們一家移民，他那時就飛到伊利諾大學，讀畢業後步他的大哥後塵也轉到布朗大學讀得博士。這樣，我幾經困難，都使他們讀完了大學，完成我的志向。

臺灣聘約歉未應命

我初到香港時以逃命為第一要着，所以先將兩個大孩子送走，如果中共來港，我拼老命一

條，三個小的憑他們的運氣去求生，當時交通部部長賀衷寒首來聘書聘為交通部設計委員會委員，聘書是卅九年六月十九日發出的，我當時不知內容也就辭其好意。一九五〇年夏臺灣省政府交通處處長侯家源兄來函：「日前王崇植兄來談以薩本遠兄擬赴美工作擬請兄在美援運用會工作，其待遇為折合美金二五〇元之新臺幣……大約須一個月內來台等語，請善為考慮示復。」我當時考慮結果仍以不去為上策。一九五二年好友沈鶴年先生約去台北擔任其手創之聯成公司職務，此公司以宋子良為後台，并為西屋電氣公司台北代理人，生意甚好。我考慮甚久，沈并將入台證寄來。當時省主席為吳國楨兼保安司令，其副司令為彭孟緝。我考慮至再仍以不去為宜；因為我從來未學過做生意，第二我本行為機械對於電機不甚透徹。沈先生對我有厚望，我自己實在無此學問與能力，不能誤人家的事。有許多機會去台，而我始終未去，其最大理由就是台灣幅員人口皆不及大陸一省，而國民政府全部移台，人才過剩，而位置有限；人浮於事則必啓爭端，反有害於事。果然，兩三年後即發生尹仲容、胡光熙官商勾結貪污舞弊的誣栽案件。一時報紙雜誌大事渲染，鬧得滿城風雨。雖然多少月後水落石出，但尹仲容辭職家居聽候制裁，胡則縲絏圍圈七個月，弄得家破人散！僧多粥少，勢在必爭耶？余不敢斷其是非也。尤有進者，我半生生活全賴政府照顧，此時政府在萬分困難中，何不自尋活路不再累國家？所以決定學閥廣華僑諸前輩之困苦奮鬥，到海外找生活！

香港經商談何容易

兩個孩子去了美國後，身邊積蓄所餘有限，祇有支出而無收入之經濟狀況，十分困擾，在家人面前又不能現出窘態；所以每日照舊出門若有辦法然者。其實我每日出門，由漆咸道家門口乘公共汽車到尖沙咀天星輪渡碼頭，候乘天星小輪渡海。小輪每五分鐘或十分鐘開行一次，票價頭等二角二等一角，甚為方便。香港登岸後即步行中環德輔道中，牛奶房茶座，叫一杯咖啡吐司，坐下來靜靜思慮一番，上午辦事的辦事，上學的上學，並沒有幾個人在飲茶，倒也清靜！除週末在家團聚外，每日如此，並沒有考慮出什麼名堂來。有一天，老友余英傑由我座旁經過，就坐下來應酬一番。并約我到樓上他的公事房談談。原來有幾位清華同學在上面開了一個中懋公司，我當時就碰到了潘光迥、王士奇、袁家麟、桂中樞等；他們都是中懋的股東兼董事，每日來此辦公。這房子是怡和公司的，怡和的大老板王大陸做生意時與潘光迥很熟，潘到港避難，大老板就以兩座公事房無頂費租與潘開設公司。余英傑就利用兩座之一開設一個美國股票公司專門代客買賣紐約股票潘以房東資格為股票公司股東之一每月收到房租及薪水。同時中懋本公司就做進出口生意。場面設備均甚堂皇，王士奇與潘為聯襟，抗戰時他是駐在印度的交通部代表，我經過印度時同他見過幾次，並承他招呼一切，至今感激。袁家麟是袁世凱的孫子，學經濟的。桂中樞是四川才子，中英文均佳，他當時為南華英文早報寫社論，他的主張切中肯綮而文字簡潔有力為一般人

所愛讀。他在公事房與大家聊天，就闢發其宏論，一杯咖啡後就寫成一篇社論，看上去輕而易舉，其造詣甚深也。大家來往談說頗有興趣，他們就呼我加入股本為股東并為董事。加入後就每日過海上班學做生意。其要點在知道誰要買什麼，誰有什麼賣，我們在中間拉攏講價，自然以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於中取利。就是捫客生涯。香港這地方，人口多，個個要賺錢吃飯，個個要想做捫客買賣。資格老的，朋友多，誰有什麼賣，誰要買，消息靈通，生意易成。我們這些外江佬，逃難客，商場上下熟人一個都沒有；如何做得成生意呢？我做了一年，一棒生意未成功，別人也一樣，自吃老本。

中懋公司股票生意

中懋公司只有兩個人賺了些錢，余英傑的股票公司生意甚好，他祇賺客人買賣時的手續費，除房子及股票公司職員薪水開支外，所有賺頭都是他的，他弄得甚好，在香港漸有名氣。潘光迥是二房東，每月收股票公司房錢并在股票公司有一份乾薪，他的生活費有着了。其餘股東董事們靠做生意賺錢，做不成生意，公司自無錢賺。我與公司的關係是這樣的；由我出資金一萬五千元為股本；在公司做事每月薪水為一千元。做了一年多後，潘兄向我說：下個月你沒有薪水了；因為你的股本已給你自已吃光了，公司不能再給你薪水了。這一着，事前未曾說明，殊出意外。祇好另外設法謀生。

我與股票公司發生過一次買賣關係。我的胞

弟廣湘時至台北，辦美國通訊社的事，收入甚好。有一次，他滙了一萬港幣給我，叫我替他買美國股票。我就去同余英傑商量，他計算一萬元港幣約合美金一千七百元。買股票祇需三成現款，可買五千七百元的美國股票。如買五十元一股的，可買一百多股。如果股票上漲一元，則可賺一百元以上；上漲十元，則可賺一千元。買成後自然天天望漲了。那知道事與願違，開始上漲了些時，以後就節節下跌，到末了股票賣了不夠還所賠的帳。這種風險自然是玩股票朋友所深知的。不過我的胞弟不是親自買賣的，我代他把一千多元蝕光了，要得好，應該由我賠出來；我那時如何賠得出。我們兄弟間因此就不免有些誤會了。

股票公司愈做愈大，買賣股票的人，儘管賠本破家，公司照樣賺錢；十幾年後，余老板忽然跳樓自殺，於是乎謠言四起，說他如何如何；我那時已在美國教書，詳情就不得而知。後來潘光迥先生就到香港中文大學去教書。中懋公司如何下場不詳。但潘先生善於經營，他那兩座公事房如怡和洋行不收回，他纔可以租出去按月收房錢。這是我在香港第一次做生意的收場。

裕誠行藥品也難做

在中懋公司做了一年多，沒有做成一筆生意，倒賠蝕了一萬多港幣。但，看見了不少朋友，都是來買賣股票的。其中有一個是伊利諾大學同學，上海英國銀行中國經理，上海房地產大亨經老太太的女婿虞魯伯先生。他到余英傑處買賣股票，看見了我就非常高興。隨即請我到他所造的

花園洋房去吃午飯。他到香港先在深水灣造了一所高大洋房，在香港扯旗山南邊，面臨大海，屋後有小山圍繞，種有竹樹群花。屋分兩宅，東宅為大客廳後廳及廚房和下房，西宅為臥室，一間為主人臥室及浴室；一間為經老太太臥室及浴室；老太太年逾七十精神充沛，喜打牌，不打牌則燒香念佛；一間為少爺臥室及浴室，年十五、六尚在斯芬芥中學讀書，虞先生有一子一女，女婿姓蔣為上海商業世家。虞太太為經老太太最疼愛之次女；據說經老太太將家產分與三個女兒，以二女所得最多，故願與二女住，其餘兩個小女兒已婚，仍在上海住。虞先生一生盤錢，無意於文字詩書，這天飯後全家坐客廳閒談，原來少爺在學校成績不佳，要找一個中英數理全通的補習老師，找不到，今天看見我，虞先生靈機一動，要請我幫忙；條件是：每日下午派汽車到尖沙咀碼頭去接我到淺水灣上課，課後，吃飯、飯後汽車送回尖沙咀輪渡碼頭，每週五日，每日上課兩小時；每月送三百港幣。我因無事可做，而且一無收入，就一口答應。下星期一實行。年終考試，大少爺名列前茅，全家歡樂。以後就照舊推行，直至大少爺畢業留美為止。

在此期間，我們處得甚熟，我建議我們合夥做生意。他出錢，我出力。出錢者即公事房租金，家具佣人等費用，做到生意如須墊款等，由他負責，所有一切寫信接頭挖空心思找買主賣主，都是我的事。同意後，即用裕誠行為招牌，裕者虞也；誠者陳也；裕誠者虞陳二人合夥做買賣也。那時我們想做美國製造廠之在港代理商。我想

我們有如此財東，如此銀行經理作爲後盾，製造廠家可得最好保障，祇要看到有銷路的貨物就可以去函訂貨。結果在一個大樓租了一間房，雇了一個小聽差，帶了個打字機先到港府申請註冊，完成後即印信封信紙，即日開張。開張後每天看雜誌廣告，找合適的貨品商，寫信申請代理等。

有一次看到一樣藥品叫「反意思他命」Anti-Istramine 爲治傷風流鼻涕之特效藥，於是去函接洽并有復函商談。一天早晨，我正在與虞老板商談此事，忽聞大聲叫喊，闖進公事房，要與虞老板打架。虞老板忙與談論，據說他是隔壁某藥品進出口行之老板，連日在吾信箱中看到美國藥房與我們通信顯與他們搶生意，非打官司不可！這一嚇唬，把虞老板嚇傷了；隨即答應關門了事！

王老板的房地生意

裕誠行關門以後，虞老板就對我說：「我介紹一位朋友給你。這朋友姓王名寬誠，寧波人，聰明伶俐，有魄力、有膽量；他現在發了大財，在香港開了一間商行叫維大 Verder Co. 生意做得甚大，而且在香港造了不少房屋出租，估計現有千萬家財。他與我甚好。他原在上海做小生意，烟紙行之類，一間小門面，前面做生意，後面睡覺，小得很；他同我們的英國有利銀行來往，常常到行裡來借錢做生意，我信任他，他也從不滑帳，生意就漸漸做大了，同我就變成了好朋友。抗戰時期，我們都在後方，香港上海各海口，已爲日軍佔領。港幣變成一文不值，沒有人要。有一次，他來同我談，要將所有動產不動產，都

變現金買港幣並向有利銀行借若干萬。我仍相信他，就如數借給他，他就儘其所有全買了港幣。勝利到來，果然英國人宣佈港幣不貶值，於是乎王先生一躍而爲百萬富翁，加以連年得發，已成爲千萬富翁了。他對我很好，我想把你荐給他，他會重用你，沒有問題！這個人沒有受過多少正式教育，中文能寫信，英文一竅不通。可是他的太太是金陵女大的校花。生了一個男孩子是白痴 Retarded。你同他談談你就知道他是絕頂聰明而常識豐富的人。等我同他約好，我帶你去看他。」

維大公司開設在皇后大道中，畢打街之華人行三樓。佔面積甚大，有十幾位在辦公。虞兄介紹我同王老板見面。王先生身材並不高大，白淨面龐，身不肥而壯實，聲音洪大，滿臉堆着笑，說了許多久仰幫忙的客套話。我出來後虞兄稍留亦辭出。出門後虞對我說：「王老板想借重你做他公司的高級職員，月薪一千二百元港幣，中午在公司吃飯，每早九時上班，下午五時下班；如果同意，下星期一正式上班。」此爲一九五三年夏季的事。上班後，王老板常常和我談話；他一開話盒子，就連續一兩小時不停。原來他與中共做生意，常到廣州、上海、北平去；在北平長東街，他開了一個新的大飯店與以前北京飯店、六國飯店差不多，叫新僑飯店；在上海設有分公司。他賺了中共不少錢，也被中共捐去了不少錢。他向英國德國製造商買進機器賣與中共。英國自己在香港有洋行推銷，德國沒有，所以他與德國做的買賣多。公司裏高級職員有四位；一位是股

東也是多年的搭擋，寧波人姓葉，人稱葉老夫子；所有重要中文文件都由他動手；一位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叫忻啓星，專辦英文文件。還有一位是上海分公司的經理張二鳴；香港公司的經理叫房師說（讀若銳）。大家處得甚好，午飯有兩桌中國飯，菜甚豐富。原來香港有許多小館子專門供應商行午飯，每年將飯菜挑送到各店，並代擺桌椅；吃完後代收拾乾淨，將碗筷殘羹挑走。職員如有應酬可到各大飯店大吃；辦法甚便。所有公司買賣手續有一定辦法遵循。大概大主雇就是一個，那是由老板自己或上海分公司在大陸拉來，本公司祇到出貨國問價要規範，然後寫好規範向國內報價。老板到公事房並無大事可辦，祇寫寫私人信件，問問各種機器貨物辦理情形而已。

王老板對於同仁福利甚爲關心，常常想代同仁做些小買賣，由他出本錢，如有賺頭皆由同仁平分。有一次他向同仁講：「有一宗貨色準可賺錢；他寫一名單列各人名下股本若干，其多少數目則依其本人對各人服務之評價而定。幾個月後，消息傳來，這筆生意虧蝕了六十萬港幣；王老板宣佈這一筆虧本完全由他一人擔負，大家鬆了一口氣，也佩服王老板的氣魄大。」

他在香港北角造了幾百間公寓及市房；有他的大元公司負責設計建築，維護，及收房租，那是他另一賺錢組織。並在北角開了一個電影院。北角的天下是由一位寧波人王克強主持，他是一位「打粗的」跑腿賣力，與警察流氓打交道；王老板不來，他就是當地的主人，很吃得開。

書生到此百無一用

王老板自持甚謹，生活很嚴肅，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嫖妓，規規矩矩，一心一意，做生意賺錢。他同我處熟了，倒是開誠佈公，無話不談。他常常對我說：「對你自己的生計，一切不發愁，我養你的老！」不過他代中共吹捧得太利害，也不知他是真是假；他常去大陸，但他不搬家返去。他在家請客，都有我及虞老板作陪。他家裏沒有什麼書，除中共幾本毛文外，有水滄紅樓夢而已。家在深水灣左近，與虞老板之華厦遙遙相望。他私下對虞老板之逍遙生活不甚贊同。他對我甚好，那時我的津浦同事救濟總署九龍儲運局局長曾廣智開居多年，我荐他到維大為一職員，藉以維持生活。後來曾先生因公內紅氣味太重而辭職家居。他手下寧波人甚多自葉老夫子以下，都沒有受過甚多教育，葉老夫子常對我說：「你們這些受過大學教育，出過洋，留過學的，沒有用；我們都是社會生活中磨練出來的，什麼都應付得了；王老板同我們一樣，可是他成功了。大陸上的人都是社會大學畢業，用不着念書，念書沒有用！」這種論調實在聽不來，所以常常求去，但因生活問題不得不暫時忍耐着。

我在這時曾做了些翻譯工作。我在報上看見一則美國萬國函授學校招請人員翻譯他們函授教科書。那時許多大陸學生逃亡到香港，無法升學而英文程度不足，不能自讀英文課本，所以他們動腦筋要把他們的工程教科書譯成中文，在香港招收函授學生。他們在香港有一個代理公司，他

們找我談話就派了工作，叫我翻譯機械工程的書。條件很簡單，每千字二十港元。我那時等錢用，什麼反條件都沒有，現在想來，實在賤賣了，連譯者名字都沒有，一年內在業餘時間代他們譯了十幾本小冊子，現在在手邊的有：

- 機械草圖 一冊 幾何 一冊
- 機械設計 兩冊 高級機械畫 兩冊
- 電學 三冊 三角對數 一冊
- 工程力學 四冊 機動學 一冊

共計十七冊，大概賺了他幾千港幣，貼補貼補生活費。其中也有一段有趣的黑幕。這公司最初找人找不到，條件甚寬，可以先付譯費。有位先生拿了譯費幾個月交不出貨，他找我幫他，我祇答應代他看稿改正；他要求我代譯，我未答應，後來由公司將原書交我代譯，譯成後公司照樣給譯費，原來已交譯費不知如何了結。亦文化奇文。

釣魚不着賠了釣餌

逃出紅禍初到香港的人，都想以錢找錢的辦法來謀求生活。最初兩年就在到處找機會。有一天李景濤王文山兩位先生來說，現在有一種實業可做，到海裏去捉魚賣錢！李景濤（博侯）是前交通部航政司長；王文山是前交通部人事科長；他們的學問、操守，以及社會經驗，都比我強。大家商討捉魚買賣的結論是：魚是天生在水裡的，不像五穀菜蔬，用不着看守資本，臨時捉來就賣錢，任何實業都沒有這種事簡單。原則如此，就是要有內行到海裡去捉。李先生說他有兩個朋

友是以下海為生的，一位姓屈，一位姓楊；他們找到一只舊船，一切設備俱全，如果買下來就可以雇些魚手入海捕魚。其辦理手續先成立一公司，訂立章程，收集股本組織董事會選出董事長派定經理，向港府申請註冊，領照。當時選出李博侯為董事長，屈楊二位分別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於是海邊在高仕打道一七五號租了一間房為辦事房，股本十萬港幣，我出了一萬五，我還有股票為證；我與內人各出五千，五個子女，每人一千。如果成功有利，照股本分攤。股款收齊，先將舊漁船買回，即停在公司門口。而後，就擇吉開往海外海捉魚。

漁船開到海外約五七日即裝到滿船魚回來。所有的魚都是冰住的，到後第二天就要將魚送到魚市場拍賣。魚多時，拍賣價低；少時，價高。第一次回來，每個股東家都送到大魚三尾。後來每次回來，所捉魚有多有少。總經理們報告，所捉的魚不夠大，要到深海去捉。又說拍賣的價錢全靠漁行的人說多說少，頗有人事關係。如是者忙了不到一年，每次出海都是賺的少賠的多。我們三位文人既不是內行又不敢出海，聽兩位經理自由。同時拍賣裡面有無花樣，我們三位更不知情，而且不肯親自到魚市場觀察，也就聽兩位經理宰割。結果本錢蝕光，買船還債，關門大吉，我們三位各人股本就買了三五條魚管鮮，慘透！現在才知道開漁行同開館子一樣，自己不是廚子不能開館子；自己不是下海捉魚的，不可開漁業公司。拿錢買了一點經驗！我家存有股款收據七張，當日是否印了公司股票，我記不清楚了

；也許股票沒有印好，公司已經關門了。這也是
 旅港時一個發財夢。

曾養甫香江遭病魔

一九五〇年以後陸續在港避難者日增。戰前
 香港人口祇約四十萬，一九五〇年以後兩三年內
 增至二百萬，一切社會服務及教育機構皆不足應
 付人口之驟增，尤其給水日感不足，於是有制水
 （限制用水）之規定，其初時廿四小時供水者，
 減為十二小時，以後減至每日祇放水三小時！其
 他交通工具，學校設備，皆不能應付需要。

當時國內交通主管高級人員之在港者！據我
 所知，部長階級有葉恭綽、曾養甫；局長階級者
 有凌鴻勛、杜鎮遠、侯家源、陳伯莊；司長階級
 者有田定庵；處長階級者有顧啓文、林曉原、徐
 相等。葉部長資格最老，他是交通大學第一任校
 長；他在北平軍閥政府任交通部長，甚有建樹，
 最主要者為創立交通部路電郵航特別會計法，即
 交通部所屬之收入不得移作軍費；其次為培植人
 才，規定交通大學各學院畢業生、第一名以官費
 派往歐美留學，我畢業後承派往美國留學。北伐
 成功，國民政府成立，葉先生頗不得意。大陸陷
 共後即避居香港。我雖為其門生，但彼此不熟，
 凌鴻勳局長因係他同鄉，常去營款；有一次凌先
 生告我謂葉部長手頭拮据，大家應各奉若干以為
 壽，余因凌之引頭登門候葉部長起居者一次，並
 承賜親書摺扇一柄存念。過此不久，凌先生告我
 謂葉部長已去大陸矣。

曾養甫部長居港十餘年，皆為病魔所困。我

同他較熟，他到美國醫病時，我就常去看他。他
 在九龍太子道買了一所舊房子，佔地甚大，有樓
 。我去看他好幾次。他喜歡打橋牌，田定庵先生
 等常去陪他，我的技術大差不能上陣，也就在桌
 邊觀戰。他坐在桌上，由曾夫人將牌理好，送到
 他手上執着，他要出什麼牌，再由曾夫人抽牌送
 出。那當然不是打牌，完全藉此消磨時間而已。

有時我過午去看他，他還沒有出臥房。我見他太
 太同一個男傭，替他穿着梳洗，然後由他們兩人
 前後護擁着，他自己聚精會神彎着兩腿搖搖幌幌
 地走出房門。客廳中間設有彈簧安樂椅一張。曾
 先生走到椅邊，背對椅面。男傭兩手抵曾先生兩
 手，將曾先生輕輕慢慢地沉入安樂椅中坐定。坐
 定後，笑容滿面，大聲說客家常話，論天下大事
 。細看情形，就是兩手兩腿不能行動自如，思想
 談話與平時一樣。如是者過了兩三年，全由曾夫
 人日夜侍候。夫人雍容華貴，美麗軼群，生兩子
 兩女。兩子均在伊利諾大學讀書，長子在美開汽
 車出事逝世；次子畢業後，在美國做事，因做股
 票蝕大本而自殺，聞者無不酸鼻。

有一天中午，我家門口有人打門，說曾部長
 上樓來看我。我住在九龍漆咸道十七號三樓，樓
 梯有三四十級。我連說「擋駕！」他已走到門口
 ，真喜出望外，他的病大有起色。略談後，又自
 己步行下樓，乘身而同，據曾夫人說，每日下午
 她陪他乘車去新界逛一圈，吸吸新鮮空氣。我看
 他氣色紅潤，身體甚好，祇是手腿不靈。中西醫
 生不知找了多少，並無進步。後來他信仰耶穌，

牧師勸他虔誠禱告，他覺得有進步，一次曾太太
 打電話來說曾先生可以跳上小凳子又跳下來；我
 同內人去看他，他表演給我們看，果然至小凳子
 上，跳上跳下，並能扶住牆壁自己走路。但我看
 他的兩臂兩腿還是彎着不能伸直。以後沒有消息
 。有人說他現在信巫術，由巫者作法，他就可以
 做大運動。曾太太電話中說作法時甚靈，他可以
 行動自如，並可跳上床又跳下來，法術一退，他
 還是照舊。我們十分同情，但想不出辦法來幫助
 他。後來聽說他們搬了家，將舊房子拆掉，改造
 十幾層樓的公寓出租。又聽說曾先生曾到日本就
 醫，由專家將腦部開刀，開刀後，就可以好了。
 再後來聽說他曾到台北謁見先總統蔣公云。不久
 就逝世。一代偉人，半生為病所纏，未能盡其知
 能為國家再做些大事，不禁仰天長嘆！

凌鴻勳侯家源軼事

凌鴻勳（竹銘）為完成粵漢鐵路株韶段之工
 程局長，及全路管理局長；上海交大一九一五年
 土木工程畢業為工程界之巨人，與京張路巨人詹天
 佑，及唐山交大一九一六年土木工程專家第一
 巨人茅以昇齊名。凌先生為人正直，學貫中西，
 為儕輩所景仰。向來主持工程者都被認為肥缺，
 許多做過工程局長者多富有，或腰懷多金或私屋
 連雲，鮮有生活樸樸而須自謀升斗者。凌先生避
 港住九龍某樓，我曾去造訪，地方狹小，設備簡
 陋，而居所近飛機場日裡為飛機昇落巨響所擾，
 決非曾任工程局長及交通部次長者所居之地。不
 久為台北國民政府延聘，再為國家籌能源謀建設

，屢代表國民政府出席各項世界性會議。與之親近者，無不為其人格之感召。其出國開會路經香港必降尊至我家聚晤，深引為榮。

杜鎮遠（建勛）為唐山交大一九一四年土木系畢業。完成浙贛鐵路，並曾為粵漢鐵路局長。其人有一癖好，到一處就先造一座房子自住，僻居九龍，第一件事，就在鑽石山造住宅一所，作久居之計。其時稍有積蓄本可久居，奈被捲入「炒金」美夢，將積蓄「炒完」，生活發生問題，居然挖空心思，在我身上打主意。原來我在美國辦路料時，我家眷原住滇緬鐵路工地，雲南之祿豐，後來日軍佔仰光，滇緬人員家眷遷居成都。我家在成都租住一位姓李的房子，房子雖舊，院子甚大，也能安居。杜先生到成都後照例先造住房，當然是簡單西式，有地板玻璃窗。本來他自己家眷住，後來他們移居重慶，房子空着，要找人看房子；他就找內人去住，並未說房錢，內人就去了；勝利後我家搬去重慶轉上海。這一段公案早已忘却。杜先生此時忽來算房錢，並要二百美金一月，我們住了不足兩年們要四千美金，真匪夷所思。來了好幾次，急得不得了。結果送兩千美金了事。後來他就携家到大陸靠攏去了！他在關內造的住房甚多，不知道能住到一所否？

侯家源（魁民）蘇州人，南人北相，魁偉身材，方面大耳；為人和藹，平易近人。唐山交大一九一八年土木系畢業，康奈耳大學碩士；曾修築浙贛鐵路，完成玉山南昌段；以後繼續完成湘桂鐵路，以及黔桂鐵路。黔桂鐵路通車後，正值日軍火力西進，難民傷兵，彙集黔桂之獨山段，

車頭因缺煤燒木材，木材燒完，燒沿途農村窗櫺家具，蒸氣力小，車不能進，於是難民傷兵鬧事，事聞於委員長蔣公，蔣公大怒，要槍斃侯兄，幾經軍政要人力保，方飭戴罪圖功！險矣哉！他到香港時，單身住旅館中，每日房飯錢甚高。我住處有三個臥房兩個浴室。原來兩個男孩住一臥室，三個女孩住一臥室。一九五〇年長男長女去美國。二兒最小，可與兩個姊妹同一臥室；騰出一間臥室連浴室，擬租與侯先生並代早晚兩頓伙食，每月貼我房錢若干，如此福利。後來侯太太同次女侯楠來港，亦住我家；侯楠同我家兩個女孩住，我家二兒同我們夫妻住一臥室。侯楠生得聰明美麗，因在港居無多時，未曾入學。不久，他們一家全搬到台北去。侯先生被任為省政府交通處處長，管轄公路、鐵路、及港口。他是一個鐵路工程人員，做管理工作故無法展其長才，後因高血壓及心臟病逝世。一個好工程大將，未得展其才，而齊志以終。

陳伯莊先生粵人，曾為京滬滬杭甬兩鐵路局長，中文造詣甚深，有管理長才，有治事魄力，惜到任不久，即遇日軍侵略，淞滬戰事一起，人民塗炭，京滬完全為軍事區域，管事者焦頭爛額。日佔京滬後全路撤退。勝利後京滬交通未及發揮潛力而共軍南下。伯莊先生到港後住九龍，深居簡出。亦甚拮据；有子在台，屢次迎養不去；我家離開香港，他仍在港。鐵路管理長才未能盡用也。

幾個交通界的朋友

田定庵先生江蘇南通人，係銀行專家，張公

權先生之得力助手，又曾為交通部財務司司長。到港時亦單身住旅館中，侯先生携眷去台，我就約他來住我家，與侯之條件相同。他在港曾一度做生意甚得發。他有一個姓邱的學生，在上海開有針織廠專門織造汗衫出口行，專門販賣他自己所製針織物賣與印尼。生意做通了，就找老師田先生做行裡的會計，田約其老同事我的伊利諾同學林曉原做英文秘書。他們三人每日在行裡辦公，中午在外吃飯。生意做得好時。他們就大吃大喝。田林二位都是大酒量，他們中午一頓飯可飲盡一瓶白蘭地。邱先生當時找我同去吃飯，飯菜實在豐富，不過我見他們用玻璃汽水杯大嚼白蘭地，有些驚人。做了一年多，大家歡喜。田太太亦曾由大陸來港與田先生同住幾個月；然後又回大陸，說不久當再來住。誰知一去不能如意再來。同時邱先生生意發生問題，不是工廠出了事，就是在上海出口出了問題；邱先生回了上海，也就不回來了。於是乎邱先生的進出口行關門。林先生加入越南的美援組織；他本是誠實人，就此回老家，原是好事，但越戰發生後，生命如何則不得而知，田先生不久亦去台北，為正中書局之副總經理，我們仍時時通訊，他現在退休在家（另有新家）打太極拳，飲極品紹興酒。以自娛。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

四八〇